蜀山劍俠傳/07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三回　小完殺劫 羣凶授首　齊唱凱歌 巨寇成擒

下一回▶

兄妹二人見面，瑤青不住埋怨張琪不該行此險着。張琪笑道：「我起初以爲黑漢不過有幾斤蠻力，不曾想到這廝還有幾手花活呢。」兄妹二人說笑幾句，再回看戰場時，許超迎敵威鎮乾坤一枝花王玉兒，一個使的是長槍，一個使的是雙刀。王玉兒本是福建武夷山有名的淫賊，比柳雄飛、崔天綬還來得厲害，會打好幾樣暗器。許超費盡氣力，祇戰了個平手。十數個照面後，王玉兒倏地賣了個破綻，往後倒縱出去。許超正想跟着縱將過去，忽見王玉兒猛一回身，便有三支鐵鏢分上中下三路打來。許超見他不敗而退，早已料他不懷好意，單手持着槍柄在手中一轉，纔將上下兩支鐵鏢撥開。就在這一眨眼的當兒，當胸一鏢又到，忙將右肩往旁一閃，順手牽羊接鏢在手。剛想回鏢打出，王玉兒的拿手暗器飛磺火彈又朝許超打來。這飛磺火彈內藏毒火機簧，一觸便燃，被它打上，不燒死也帶重傷。許超本不知它的厲害，見敵人又發暗器，來不及掉轉手中鏢，順手朝那鐵彈打去，鏢尾朝前，鏢尖朝後，與王玉兒的飛磺火彈碰個正着。立刻在半途中渙散開來，化成一團火焰，彈裏面藏的鐵針到處亂飛。幸是許超相隔尚遠，一聽響聲便知不好，急忙縱退出去，沒有受傷。就在這疏神一驚之際，王玉兒見許超無心中用自己的鐵鏢還敬，破了飛磺火彈，越加忿怒。未容許超站穩，更不怠慢，把九粒連珠金丸分上中下打將出來。他這九粒連珠金丸，並不似別人藏在身旁暗器囊內，而是用一個牛皮做就的袋藏在右手袖內。用時非常方便，祇消略用力一抖，袋口便開，金丸挨次落在手內，用連珠彈法打出。無論敵人多麼手疾眼快，就躲得了他三鏢一彈，也躲不了這九粒金丸。

王玉兒縱橫半世，從未遇見過敵手，成名就在這三鏢、一彈、九粒金丸上得來。許超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聽一聲嬌叱，接連就是叭叭叭好幾響，從左側也飛來幾粒連珠彈，與王玉兒的金丸亂碰亂飛，響成一片。這人彈法雖然神妙，仍有幾粒金丸未曾碰着，朝許超打去。幸是頭幾粒金丸被這人彈子打開失了效用，後幾粒均從許超下三路打來，比較容易閃躲。許超神志稍定，一路連縱帶讓避了開去，一丸並未打着。等到敵人金丸打盡，左側飛過一個女子，搶上前去和王玉兒廝殺，纔看出是戴湘英。不由暗叫一聲慚愧，不好意思上前合力迎敵，祇得在一旁觀戰。

原來戴湘英先前原是迎着惡長年魏七交手，她見敵人生得高大，手使一把板刀非常沉重，便知此人是個蠢貨。湘英自從學了梨花槍法，正想試一試新。也是魏七該死，見迎面來的是個美貌少女，起了邪心，想生擒回去。剛想說幾句便宜話，未及開口，見對面女子倏地腳一點，縱起丈許高下，躥過來，單手持槍，在空中舞起一個大槍花，一順槍頭，當胸點到。魏七心中好笑，這女子身法雖然靈巧輕便，槍法卻不高明，幾曾見過使槍這麼使的？未曾交手，先現出好幾個破綻。想是戴家場無處約人，連耍花槍跑馬賣解的婆娘都請了來。見湘英槍到，也不閃躲，滿想橫着五十七斤重的大板刀一隔，將那女子的槍震開，順勢撲上前去將她擒住，誰知上了大當。魏七剛將板刀向湘英槍上隔去，見湘英並不撤回手中槍，越加得意，「撒手」二字未容喊出，猛覺敵人的槍好似也頗有幾十斤力量，祇一繞一顫，微微震動之間，便將他的板刀震盪開去。魏七纔知不妙，想要回刀迎敵，已來不及，祇見尺許長的雪亮槍尖，一點寒光當胸刺到。魏七慌了手腳，同時手中板刀也回了過來。恰好槍尖業已刺進腹內，被板刀往下一壓，連衣服帶肚腹，劃了個尺許長的大口子。登時腹破腸流，狂吼一聲，栽倒在地。湘英見這大漢祇一照面便送了性命，見別人都在捉對兒廝殺，自己卻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不由朝地下唾了一口道：「該死的膿包，這般不經打！」回身再望廣場，祇見劍光亂飛。心想：「我這次跟了玉清大師前去投師，好歹也將飛劍學成，纔不枉虛生一世。」猛然想起許超，覺得臉上無端發起燒來，不由又啐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又管他作甚？」心雖然如此想，順眼往右側看去，見許超和一個渾身穿白的賊人打得正熱鬧呢。見許超槍法雖然神妙，有一兩招竟是不如自己，纔覺出當日有些冤枉了他。剛想到這裏，忽見敵人回身敗走，接着三鏢一彈打出來，俱被許超躲過。末後見許超回鏢破彈，烈火四散，大喫一驚，便想暗助許超一臂之力。隨手在囊內掏出一把彈子，正要發將出去，猛見敵人手揚處，九粒金丸連珠打出，許超危在旦夕。祇得先救人要緊，便將手中彈朝敵人金丸打去。湘英彈法雖準，因爲在匆忙中，手法稍差，祇打掉了敵人六粒金丸。幸而餘下三粒俱被許超躲開，沒有受傷。不由引起敵愾之心，將身一縱，飛身上去接戰。

王玉兒見敵人雖是女子，卻連打掉他好幾粒彈丸，不敢怠慢，把雙刀使了個風雨不透。湘英這纔將梨花槍法次第使出，寒星點點，耀日生輝，一條槍將王玉兒圈住，一絲也不放鬆。王玉兒萬沒料到湘英如此厲害，自己三樣厲害暗器俱已用盡，心中好生着急。這時法元業已出場與佟元奇比劍，各寇也與白琦等打得正酣，殺聲四起。王玉兒剛欲用計取勝，忽見敵人好似不耐久戰，漸漸槍法散亂起來。立刻轉憂爲喜，精神一振，雙刀一揮，飛舞殺去。眼見敵人越難支持，倏地使了個巧招，縱身便退。王玉兒不知是計，縱身追去，心中提防敵人還有暗器打出。等到身臨切近，忽見女子猛一回身，反臂斜身，左手一槍刺來。王玉兒暗笑：「原來想敗中取勝，用回身槍刺我，豈非班門弄斧？」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左手刀朝槍上一撩，撩了個空，被敵人疾若閃電一般將槍收了回去。未容王玉兒上前，敵人槍頭不知怎的，又轉到了右手，也不知是用的甚麼槍數，祇見一個斗大槍花裹着三點寒星，分上中下三路刺來。鬧得王玉兒眼花繚亂，慌了手腳，不知如何破法。一面用刀去隔，還想抽身後退時，祇覺手中一震，兩臂痠麻，兩把刀同時被敵人槍震盪開去，「不好」二字未及出口，撲哧一聲，被湘英用追魂七步奪命連環槍刺死。許超忙走過來對湘英說道：「想不到大妹幾天的工夫，將槍法練得如此神妙！那廝不但武功甚好，暗器尤爲厲害，若不是大妹從旁相助，愚兄幾遭不測。這多天的冤枉總算明白，不是我藏私了吧？」湘英聞言，抿嘴一笑，微嗔道：「雖然這麼說，我還是恨你。」

許超還要往下問時，湘英忽見淩雲鳳迎敵假頭陀姚元正在危急，不顧和許超說話，連忙縱身上前相助。未及趕到，淩雲鳳已被假頭陀姚元用迷魂葫蘆迷倒在地，湘英因救人情急，大喫一驚，一掏兜囊，祇剩有三粒彈子，急不暇擇，隨手打了出去，內中一粒正打在姚元右眼之內。同時湘英業已縱身趕到，提槍就刺。起初姚元手使禪杖迎敵雲鳳，雲鳳左手持劍，右手持槍，使了個風雨不透。怎奈姚元比較其餘羣寇都來得厲害，雲鳳用了許多絕招，並不佔着絲毫便宜。姚元練的是童子功，沒有開過色戒，力猛兵器沉重，越戰越勇。雲鳳費盡平生之力，僅僅對付一個平手。姚元身帶一個葫蘆，內有煉就的迷魂砂，發將出來便有一股黃煙，敵人聞見，立時暈倒在地，不能轉動。見雲鳳雖是女子，卻十分勇猛，槍法劍法都非常神妙，急切間難以取勝；又見同來的人紛紛死亡，心中大怒，便想殺一兩個出氣。叵耐一條禪杖被敵人兩件兵器逼住，無法使用暗器。偏偏雲鳳見不能取勝，想假裝敗退，用回身槍、絕命三劍贏他，故意賣個破綻，縱身敗走。不想反倒合了姚元心意，見雲鳳敗退，一面縱身追趕，左手早將瘟篁葫蘆蓋揭開，右手禪杖欲向雲鳳背後打去。忽見雲鳳猛一回身，左手劍穿雲摘星，右手槍回頭望月，同時刺到。姚元萬沒料到如此神速，知道不及避讓，祇得將身往後平跌下去，一面將右手葫蘆抖動，一股黃煙冒出。雲鳳見敵人跌倒，正要順槍就刺，忽見一股黃煙飛起，大喫一驚，想逃

也來不及，鼻中嗅着一種腥味，立刻頭暈腦昏，翻身栽倒。姚元更不怠慢，縱起身來，舉禪杖正要當頭打將下去，忽覺眼前一黑，中了湘英一粒彈子，將右眼打瞎；同時左手臂上也被打中一粒，差點沒將左手臂骨打斷，疼痛非常。若不是姚元武功超羣，就這兩粒彈子，縱不喪命，也要立時栽倒。姚元晃了兩晃，纔得立定，知道危險萬分，顧不得再拾葫蘆，將牙齒一錯，負痛使獨眼留神往前看時，忽然有一個女子飛來，一槍當胸刺到，姚元破口大罵：「狠心潑賤！」舉禪杖正要往槍上隔時，倏地眼前一閃，現出一個白髮老婆子，拄着一根枴杖，就地抓起雲鳳，身形一晃，蹤跡不見。姚元微一疏神之際，差點沒被湘英刺了個透穿。不敢怠慢，祇得咬牙切齒，負痛迎敵。正在這時，耳旁忽聽一聲：「賊和尚休要猖狂，老夫淩操來也！」言還未了，一個老者手執一根鉤連拐飛縱過來，舉拐便打。姚元受了重傷，遇見兩個勁敵，不由手忙腳亂起來，纔一照面，便被湘英一槍刺傷右臂，又中了淩操一拐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然兩道劍光飛來，淩操、湘英同喊不好，忙即敗退下來時，頭一道劍光落地，現出一個彪形大漢，就地抓起姚元，破空飛去。第二道劍光落地，現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，指揮一道青色劍光，往淩操、湘英身後追來。眼看追上，木雞、林秋水奉命接應，早有防備，先是林秋水將劍光飛起迎住。來的那人年紀雖小，劍光卻是厲害。木雞、林秋水見不能取勝，正要敗退，忽聽一聲嬌叱道：「司徒平，你怎麼也助紂爲虐起來？」言還未了，早有一道劍光飛上前去，將林秋水替換下來。

這少年正是苦孩兒司徒平，因在黃山奉了許飛娘之命，到青城山去盜仙草，歸途路上遇見三眼紅蜺薛蟒，同了一個彪形大漢、一個女子正在路旁說話。那彪形大漢正是西川三寇姚元等的大師兄，獨角靈官樂三官的得意弟子王森，與九尾天狐柳燕娘有過交情。也是聽人說起，西川三寇往呂村助拳，慕呂憲明之名，想來一見。半路上遇見柳燕娘和一個怪模怪樣，瞎了一隻眼睛的少年，坐在路旁石頭上說話，不由酸氣沖天，惡狠狠上前正要發話。柳燕娘已知來意，悄悄拉了薛蟒一把，故意裝作不知，搶先把戴家場比擂之事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今日若不被薛蟒救出，險些性命不保。你三個師弟，來時已有一個受了重傷，性命難保。現在戴家場有峨眉派佟元奇同玉清妖尼在內，還有能人甚多，務請替他報仇。」說罷，哭泣不止。王森本是一個粗人，與姚元最爲莫逆，聽說他身陷重圍，又急又怒，便要同薛、柳二人同去救應。薛蟒正要還言，柳燕娘趁王森不見，朝他使了個眼色，搶先對王森說道：「我看戴家場能人甚多，不易取勝，莫如我們三人一同回去，由你上去將你兩個師弟救出，來日再設法報仇，是爲上策。」說罷，朝着王森做了個媚笑。王森色令智昏，哪知戴家場厲害與燕娘詭計，一口答應。正要起身，忽聽一陣破空的聲音，面前落下一個清秀少年。薛蟒見是司徒平，忙上前喚住。司徒平本是經過此山，見下面風景甚好，想下來觀賞一會兒，不想遇見薛蟒，好生後悔，想躲也來

不及，祇得上前一一相見。薛蟒說完前事，便要司徒平一同前去，司徒平好生不願。怎奈來時師父原說慈雲寺比劍未完，半途如遇同道之人與峨眉派交手，須要上前相助；薛蟒又是許飛娘寵徒，恐他回去搬弄是非，不敢得罪，祇得勉強應允。當下四人議定，由王森去救人，司徒平迎敵，薛、柳二人接應，一同飛身來到戴家場。王森見呂村諸人紛紛死亡，滿空劍光如龍飛電掣，纔知自己絕非對手，把來時勇氣挫了一大半。仔細尋找三寇，祇剩姚元一人在場，與一位老者、一個少女交手，祇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便招呼一聲司徒平，飛身前去救了姚元逃走。原指望將姚元帶出交與薛、柳二人，再回身去救那兩個師弟，不曾想到帶了姚元回到原處，薛、柳二人蹤跡不見。縱身往空中看時，祇天邊隱有兩個白點往東北方飛去，纔明白柳燕娘又結識了薛蟒，趁自己冒險救人之際，他二人卻抽空逃走，自己險些上了她一個大當。情知二人去遠，追趕不上。再看姚元，業已身帶重傷。問起許龍與姚素修，俱都存亡未卜。祇得咬牙切齒，先帶了姚元回山，再圖報仇之計。

王森去後，司徒平起初以爲薛蟒跟在後面，爲了遮飾他的耳目，劍光追入，並未往下落。猛見輕雲一劍飛來，再看薛蟒、王森、柳燕娘三人均已不見，知道上當，自己決難迎敵，莫如見機早退爲是。便對輕雲道：「師姊原諒，小弟實非得已，高擡貴手，行再相見。」說罷，收回劍光，將身劍合一，破空而去。原來輕雲勝了敵人，見無甚事做，留神往戴家門前看時，呂村來的羣寇，竟被自己這一面的人殺了個落花流水。先是霹靂手尉遲元迎頭遇見白琦，便疑心他會法術，閃開一旁。後來去敵岳大鵬，欺岳大鵬不會劍術，正要飛劍傷他，木雞在旁早有防備，一劍飛去。尉遲元早看出今天沒有便宜，驚弓之鳥，不俟交手，便即破空溜走。白琦刺死吳霄，見黃人龍戰獨霸川東李震川不分勝負，便上前將他替下。黃人龍轉戰混元石張玉，三四個照面，便被人龍了賬。八箭手嚴夢生迎敵俞允中，戰了一會兒不能取勝，正想用袖箭暗放出來。恰好淩操殺了長江水虎司馬壽，趕將過來替下俞允中，交手祇三四照面，連接嚴夢生三支連珠飛弩，同時還敬出去。嚴夢生正避讓，被淩操縱將過來，一鉤連拐打死在地。回頭追命蕭武也同時被黃人瑜殺死。祇有白琦與李震川二人苦戰不休。淩操正要過去將白琦替下，眼望見女兒雲鳳與假頭陀姚元對敵，忽然栽倒，大喫一驚，連忙縱身過去救時，姚元已中了湘英一彈，打傷右目。等到淩操趕到，忽然現出一個老婆婆，將雲鳳抱起，破空而去。淩操正在心痛着急，又見一道劍光飛來將姚元救走，另一道劍光朝自己飛來。正在危急，被輕雲放出飛劍，將敵人趕走。輕雲也是在遠處閒立，看他們打得熱鬧，忽見淩雲鳳跌倒在地，未及上來援救，被適纔在臺口現身老婆婆救走，祇一晃，便不見蹤跡。及至趕走了司徒平，見淩操失了愛女，老淚縱橫，正要出言安慰，忽然趙心源趕了過來說道：「老先生休要悲苦，令愛並未失蹤，現已被她曾祖舅母白髮龍女救往龍爪峯潮音崖習學飛劍法術去了。此中

情形，一時也說不盡，且候少時破了敵人，再爲細談吧。」

正說之間，恰值怪叫花再次出現，姚開江放出毒劍拼命，滿空煙霧瀰漫。玉清大師忽然化成一道金光飛來，口中高叫：「煙雲有毒，衆人快退！」衆人聞言，紛紛往後縱退。祇白琦與李震川二人死命相持，不曾聽見。忽然一陣順風吹來，白、李二人同時嗅着一股腥味，翻身栽倒。衆人祇顧逃走，也未顧及。及至法元逃走，呂村來的人全數死亡逃散，玉清大師用劍光逼散妖氣，纔將白、李二人擡進屋內，業已口吐白沫，昏迷不省人事。呂村請來的這一干人，除陳長泰被擒、李震川中毒不醒外，華山派的啞道人孔靈子與呂、郭、尉遲三人知機逃走，餘下非死即帶重傷。戴家廣場上，到處都是敵人屍首，西蘆棚上還有一個待死的柳雄飛，也被衆長工擒了進來。佟元奇請玉清大師先去將白、李二人救醒。自己帶了心源、玄極，每人給了一些銷骨散，彈在那些敵人死屍的腔子裏，哪消頓飯時候，俱都化成一堆黃水。白、李二人不過嗅着一些毒瘴，並未被毒箭射中，被玉清大師給每人口中塞了兩粒丹藥，漸漸醒轉，祇是周身疼痛，胸頭有些作惡罷了。

李震川醒來還要掙扎，見四面圍坐站立的盡是戴家場的人，不由長嘆一聲，便想立起身來尋一個自盡。佟元奇正在旁邊，用手一指，將他點倒，說道：「我知你盤踞川東，雖然身在綠林，尚不肯多傷一命，從未犯過淫孽，此次不過受了呂、郭愚弄，助紂爲虐。本應將你斬首，念你尚無大惡，你手下餘黨甚多，你死後無人統率，必定四散爲害民間。你如肯洗心革面，回山之後，將你手下餘黨設法勸解，改邪歸正，另謀本分生業，便可饒你不死。再不悔改，我仍用飛劍取你首級。有無悔意，從實說來，以定生死。」那李震川雖是大盜，平日劫富濟貧，人尚正直，在川東一帶頗有義名。適纔與白琦苦戰中毒被擒，蒙玉清大師解救，又經佟元奇一番點化，不禁翻然悔悟。勉強起立，朝佟元奇躬身答道：「弟子本是好人家子弟，也因受了無數冤抑，無從申訴，這纔落草爲寇至今。蒙真人不殺之恩，從今以後，自當改行向善。不過弟子回去將衆人遣散後，子然一身，無家可歸。如承真人憐念，帶回山去，情願早晚服侍，做真人一名道童，也不敢妄想學道，長執焚香灑掃之役，於願足矣！」說罷，跪下叩頭不止。佟元奇仔細端詳，見他根骨甚厚，問他年紀，纔二十四歲，尚是童身，默然了半晌，答道：「我因一時心軟，誤收了一個羅九，累我惹了多少麻煩，還不知異日掌教師兄見怪與否。你雖然一時天良發現，尚不知你是否真實覺悟。你既再三苦求，你先回去將衆人遣散後，到陝西太白山尋我，先試驗你三年兩載，如有悔過之決心，到時再定收納與否。」李震川聞言大喜，重又叩頭，行了拜師之禮。衆人也都上來一一相見。白琦早已服他武藝超羣，如今變成一家，惺惺惜惺惺，兩人從此倒結了生死之交了。

淩操經心源說出雲鳳失蹤原因，總覺心中難過。玉清大師見淩操、俞允中俱是滿臉愁苦之容，便從容道：「老先生休得愁煩，令愛原是追雲叟白老前輩的內侄曾孫女。當初白老前輩的元配夫人淩雪鴻有一位兄長，名叫淩渾，劍法道術超羣絕倫。彼時兄妹二人在莽蒼山隱居，遇見白老前輩經過，與令祖姑比了三日的劍，不分勝負。後來長眉真人打那裏經過，給兩家和解，聯了姻眷。成婚以後，令叔祖淩渾漸漸與白老前輩發生意見，多虧令叔祖母白髮龍女崔五姑解勸，兄妹郎舅四人差一點傷了和氣。令叔祖性情甚特別，從此不與令祖姑見面，直到令祖姑五十年前在開元寺坐化，令叔祖並未前去，祇有白老前輩同令叔祖母崔五姑在側。令祖姑坐化以前再三囑託，說淩家仙根最厚，五十年後必有子孫得道飛昇，請白老前輩與令叔祖母到時留意。白老前輩與令叔祖母當時答應下來，不知怎的，被白老前輩算出應在令愛身上。因爲昔日令祖姑被難受傷，若得令叔祖相救，令祖姑還可不致兵解。白老前輩怪令叔祖太無手足之情，不該暗使狡獪，趁令叔祖元神出遊之際，將他軀殼毀掉。令叔祖神遊歸來，不見了巢穴，萬般無奈，將元神伏在一個垂死的破叫花身上，把一個丰神俊朗仙風道骨的人，變成一個破爛叫花，豈能不恨？白老前輩知他夫妻厲害，一向避道而行，恐他報仇。起初令叔祖也追逼甚緊，後來經許多人化解，纔未公然反目。令叔祖由此就用這破爛叫花面目遊戲人間，隱了真名，自稱怪叫花窮神。無論邪正各派，見了他夫妻二人，都帶三分畏敬之心。令叔祖夫婦從未收過門人，近來忽然到處物色弟子。白老前輩終覺不便和他們相見，纔寫了一封柬帖交與趙道友，叫他今日拆看，裏面附着有一封信，便是請令叔祖母務必克踐前言，將令愛帶回山去；又令趙道友等她在臺前出現，便將書信呈了上去。趙道友拆開柬帖以後，有許多地方不大明白，同我商量。我正愁姚開江厲害，見了這封信，知道他二位一同光降，定然無憂，便請趙道友依言行事。果然她一見書信，便將令愛救走，想是帶回山去傳授道法。此乃曠世仙緣，應當代她歡喜纔是，怎麼反倒憂愁起來？」

淩操聽玉清大師說了詳情，纔放了心。祇有俞允中見轉眼就要完婚的愛妻，無端勞燕分飛，即使異日道成回來，不知能否仍踐前盟下嫁，越想心中越煩。忽然把心一橫，走到佟元奇面前跪下，說道：「此次和呂村、陳圩結仇，全爲弟子一人而起，雖說是邪不勝正，到底還是死傷多人。弟子如今業已看破世情，願將田園家財分散貧苦的人，然後跟隨大師出家。明知資質魯鈍，難列門牆，還請真人念在與人爲善之心，俯賜收錄，感恩不盡。」他這一席話把衆人提醒，白琦、衡玉、許超、黃人瑜和人龍兄弟、岳大鵬這幾個不會劍術的人，都一齊過來朝佟元齊、鐵蓑道人、玉清大師等紛紛跪下，請求收爲弟子。佟元奇忙喚衆人起立，然後說道：「諸位雖與我無緣，但是除兩三位俱非釋道中人外，餘者大半各有奇遇。尤其允中因爲一時癡情所激，更爲不合。我等號稱劍仙，除少數生具仙骨者外，俱難超凡入聖，大都還要轉劫，難免受一次兵解。允中夫婦五十年之

內便要重圓，你們各人亦另有遇合，何故庸人自擾？我給李震川開向善之門，是因他父母俱是前明殉節忠臣，他本人又頗能自愛，不似別的盜賊昧盡天良。除我以外，別位道友又未必看得中他，所以我纔暫時容他改過入門。現值本派收徒承繼道統之期，祇要向道真誠，心地純厚，不愁無人指引，大家何必忙在一時呢？」衆人聞言，依舊苦求。佟元奇仍用前言解釋，執意不允。祇對允中指了條明路，說：「今年端陽節，心源要去青螺山了結八魔一重公案，那時自有機緣前來就你。」說罷，又吩咐衆人道：「此間諸事已了，被擒淫賊柳雄飛已受內傷，不妨將他殺死，用銷骨散化去。好在這次並未傷着土著。少時可由白莊主將陳長泰勸解一番，放他回去，暫解兩村仇怨。此人本無多大能力，全係羅九一人架弄。現羅九伏誅，他知本村勢大，必不敢再爲生事。如再不悛，除他不晚。至於呂、郭二人，至多逃回華山請他師父報仇，決不致經官興訟。鐵蓑道友可留此數日，一則到了端陽相助心源、玄極一臂之力，二則坐鎮此間以防萬一。諸位有事者亦可暫行回去，青螺山八魔所約能人甚多，不會劍術的人均不用前去。鎮川事完，可至太白山尋我。我要先行一步了。」說罷，便命張琪叩謝玉清大師，與衆人作別，然後攜了張琪，向衆人一舉手間，一道長虹，破空而去。

輕雲又問玉清大師：「怪叫花窮神淩渾最後拿着一條蛇，爲何姚開江一見，便亡命一般追去？」玉清大師道：「凡是南疆派紅髮老祖門下，最是厲害狠毒不過。未學成道之前，先收羅了許多毒蟲蛇蜈蚣之類，擇定一樣做自己的元神，每日用符咒朝它跪誦，再刺破中指血來餵它。經過三年零六個月之後，纔將它燒化成灰，吞服肚內。再按道家煉嬰兒之法，將它復原，與自己元神合一。煉成以後，便可隨意害人，與我們煉的飛劍一般，可分可合。不過我們遇見強敵失了飛劍，還可再煉；他那元神一斬，便如同失了半條性命，雖然不死，一生功行大半付與流水，並且失了就不能再煉。我久聞這種妖法厲害，今日對敵時，我已想起山人妖法狠毒，恐他情急，用元神顯化傷人。不想被淩老前輩早收了去，無怪姚開江一見，連命都不要，飛身追趕，倒便宜我得了三把飛刀。我看淩老前輩拿着他的元神，已無生氣，如果已被淩老前輩所斬，姚開江決難活命了。他失了元神，還那樣厲害，所以恩師說他是個勁敵了。」白琦等聽玉清大師說完，又把在魚神洞遇見淩渾摔蛇，及隨林秋水入席，自己聽見他在自己耳邊所說的話，又說了一遍。玉清大師道：「恭喜白莊主，如能得他垂青，真可謂難得奇遇。這位老前輩性情古怪，專一感情用事。他不願幫忙，無論如何苦求也不行。我早聽人說他功行快成，不久要用兵解轉劫飛昇，想在衡湘一帶物色傳人，許久不聽下文。照如此說來，對白莊主絕非無因的了。」白琦道：「弟子行能無似，質地愚魯，雖有向道之心，恐這位恩師未必就肯垂青吧？」玉清大師道：「我看他絕非無意，異日再看吧。現在諸事已畢，陳、柳二人可由白莊主照佟老前輩之言發落。我要同輕雲、文琪等迴轉成都去了。」

說罷，便命湘英收拾同行。湘英聞得雲鳳是被一位最有名的劍仙收去，好生歆羨。連日早向輕雲、文琪、瑤青三俠女懇求攜帶，還恐玉清大師不帶她同行，事完之後，侍立在旁，一步也不敢離開，不住朝輕雲等用目示意，心中怦怦跳動。一聞此言，喜出望外，也不顧和哥哥衡玉說話，飛也似奔到裏面，將隔夜打就的包裹攜了出來，朝玉清大師拜了拜。還是玉清大師命她與兄長、衆人作別，纔得想起。因爲喜歡過度，祇是呆笑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衡玉先朝玉清大師拜謝援引湘英之恩，纔對湘英道：「妹子蒙大師指引，遇了仙緣，哥哥福薄，不能同行。但願妹子學成之後，好歹回來一次，以免哥哥懸念。」湘英別思索懷，祇是聞言點首，反倒無話可說。無意中看了許超一眼，見他滿臉惜別之容，不由心中一酸，急忙回過頭去。又朝衆人一一告辭。白、戴、許三人挽留玉清大師多住一二日，玉清大師道：「異日仍要相見，何必多此一舉？」便從身上取了七八粒丹藥交與白琦，吩咐白、李、虞等受傷之人服用。纔命輕雲攜了瑤青，自己攜定湘英，步出院中，與衆人道別，滿院金光，破空飛去。湘江五俠與岳大鵬也要告辭，白、戴、許三人再三苦留，纔允再住三五日走。白琦又將玉清大師贈的丹藥與受傷之人服用，纔去將陳、柳二人發落。

過了數日，湘江五俠與岳大鵬走後，俞允中又求了兩次鐵蓑道人與玄極，未蒙收錄。第二天便推說有事回家，去了十多天未回，衆人均未在意。一日忽然打發人送了封書信與淩操，附有二十條黃金。說他因雲鳳學道，看破世情，回家第二日，便吩咐賬房將田園財產半分給族中貧苦之人；又立了幾處善堂、穀倉施賑。自己決意往各大名山尋師學道。黃金值銀萬兩，孝敬淩操養老；並向衆人道謝道歉，不該不辭而別等語。淩操接信，急忙跑去挽留，纔知他一回家，便等不及安排，將一切後事都託與妥當人料理。留下與淩操的那封信，還是臨走三日之前寫的，吩咐下人到時再送，哪裏去尋他的蹤跡。淩操見愛女愛婿同時棄家入道，雖知前緣註定，到底難割難捨。尤其是允中，明明因雲鳳而起，他又是個獨子無後，愈覺對他不起。傷感一會兒，無法，祇得仍然回來。誰知許超見允中一去，觸動心事，表面上也未露出，祇說回家省親。走後寄來一信，纔知到家以後，正值老父母病危，第二日已行去世，辦完喪葬，亦步允中後塵去了。戴家場這一班劍俠紛紛走散，祇剩有鐵蓑道人、心源、玄極、淩操四人。除淩操已有住室外，衡玉又特爲心源等三人備了三間靜室，以便日夕請教。鐵蓑道人住了些日，見呂村不來生事，又占了一卦，看出不會有甚麼舉動，便要告辭回谷王峯去，衡玉挽留不住。鐵蓑道人一走，心源、玄極當然隨去。白琦自從勝了呂村之後，到魚神洞去閒走，幾乎是他的日課，也有約人同去的時候，誰也不疑有甚麼緣故。誰知鐵蓑道人去後第二日，白琦又說去魚神洞閒遊，一去就不見回來，也未留下書信。祇剩淩操一人與衡玉做伴，好不冷清。這且

不言。